

道光二十有八年冬
十一月有

詔清查各直省庫儲統以八

月為限余時檄所司

飭屬先呈冊籍方惴

惴然以不能如約是虞

定州志序
越月定州寶剌史首
以籍至披閱之下款列
部分瞭如秩如不差
銖黍亦無笄微轆轤
余与方伯心契之其
明年事竣核實剌史

稱最遂膺薦擢得

旨如所請今年冬刺史以所

輯州志成求序於余

得率讀焉始歎其才

餘於官心細如髮向

者之知之猶未深也

余所見郡縣志汗牛
充棟醇駁互見而相
沿之通矣莫大於浮
夸凡古蹟人物率展
轉僞託而不顧其安
莫濫於依附凡事實

藝文率庸瑣襍皆而不
馴乎雅求其體例謹
嚴考證詳核者千百
中一二而已中山枕
岳帶河為古來一大
都會漢晉之世代有

定州志 卷之三
名藩唐宋元明屹為重
鎮文韜武略史不絕
書榮戟旂帷後光相
望暨我

朝龍興

列聖省方觀民斯地又為

巡幸五臺

翠華回鑾駐蹕之所

六御天臨

重瞳下照

彤毫親灑溱野儀川捺觚而

紀事者如向所謂浮

史記卷之八
四
夸依附之習吾知矣
矣惟志者史之支流
也上以宣揚

邗化下以備稽攷而寓勸

懲俾居其地者食舊

德服先疇油然而生其

孝弟盡恥之心復憬
然於古來廢興安危
之故一志也而井田
封建之微意存焉必
其官斯土者顧名思
義物愛心感而後筆

之於書乃能精神貫
注綱舉目張今刺史
之作其有合於此意
也夫就中鄉約一門
係屬創例寸簡在手
按圖可稽是又衆絲之

繫籘而六馬之銜轡
也己刺史名父之子其
尊人尚書謚勤直公
敬歷中外有古大臣
風刺史沐浴庭誥克
紹前徽異日展其驥

足以馳驅

皇路輔翊

聖朝文章勲業鼎峙於韓

蘇二公之間而予亦

得蒙薦賢之庥稱胥

於此搢左券矣故欣

然執管而為之序昔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
戌立冬後四日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直
隸等處兼管河道提
督軍務糧餉管巡撫
事長白訥爾經額撰
并書

余以辛丑試中書由舍人充

史館校對旋躡詞垣改充協脩適一統
志告成得襄校讎之役幸窺全書齋

鑠乎憲左紹馬輔班轅范蔚為一代

鴻文嗣提調館事每歲分進十四志
精嚴宏括歎觀止焉己酉春出巡粵
西左江未幾提刑豫章珥管蘭臺潤

定州志序
絕久矣今春屏藩燕冀甫下車即檄
取州縣各志其中得失襍糅求如靈
壽志之卓然名史者卒勘冬十月定
州寶夢蓮刺史以所重脩州志成
郵寄索序考定州古中山地當南北
衝要漢晉以來爭伐無虛日我

朝休養生息民物滋豐

列聖西巡

翠華臨幸

宸章奎藻炳耀日星昔之牧斯土者韓忠獻

蘇文忠功勳在人至今猶尸祝之表

章休明非第為徵攷文獻已也雖然

凡志之作援據為上去取次之編纂

又次之定志自王刺史續脩後事增

於舊文即於殘百年來無復起而繼
之者非其人難其事難也 夢蓮刺
史以良史才公餘與都人士網羅放
失舊聞重脩斯志譌者正略者詳記
事纂言致為精密中列鑒戒一門俾
人臣之懷二心以事君者怵然引為
殷鑒宏才卓識冠絕恆流可謂秉正

嫉邪書法不隱矣異日輜軒蒐輯備
採

史宓黼黻

昇平於是乎在然則是書也又豈體裁闕
富具一方之掌故云尔哉

賜進士出身

誥授通奉大夫直隸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前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提

調武陵陳啟邁撰

定州志序

今年夏五月定州夢大稔
秀復岐州刺史寶君具條
以報余固久知刺史為政
之善今果收此嘉祥洵足
與古人媲美績矣若刺史以

所輯州志并合所隸深曲之
邑志告竣之序於余、不能
文矣以表揚其纂修之美
且有制府訥宮保卷方伯
觀察以拱序弁諸簡端以
欣稱述者言之已詳余又奚

為多贅惟閱志中以水村
舊次第不編采以圖說
政求其要不殫其難有
未能已於言者余忝臬
箴輔職在治獄以導俗
詰好以安良實惟賴牧民

之官多旣一州邑勤求治理
相與有城乃比來訟獄未
苟治陳未載其甚承者
未盡善歟抑多牧令溝求
治理未盡協歟余甚實之
若以如刺史之用意則四境

之廣凡道里之遠近土田之肥瘠戶口之多寡風俗之厚薄時祀詳竅披圖瞭然里猶不敢因緣為奸游民無世隱匿為匿古人保甲之法乃寓甘中又何患訟錄

生職教余嘉刺史之盡
心民事而三願多牧仁仿
而行之庶康樂安平以將
以考為蹤故為賢有司
此頌也余能無跋也夫
是為序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冬

十一月

誥授通議大夫直隸按察使司按察使恒福誥

重輯定州志序

今

天子御極之年歲在庚戌余奉

命自通永移任清河下車伊始定

州寶夢蓮刺史以重輯州志

咸屬為之序余通籍後由詞

館歷郎署擢官畿甸以事簿
書蓋十八年於茲矣學殖荒
落奚能為役顧念刺史盡
心民事循譽隆然公餘嘗手
一編不釋其立志有大異乎俗
吏之為者竊嘉許之夫郡邑

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將以別
擧
兵著法戒昭茲來許傳於無
窮非徒據拾陳言徵文攷獻
已也定在

京師西南於古為中山國恒嶽
鎮其右澨水環其下城郭壯

麗民物殷盛宋韓忠獻蘇
文忠嘗帥是地流風所被歷

久彌新迄今履衆春之園撫
雪浪之石緬懷往哲慨然想
見其人輒為之低徊不能去州

志自有明萬歷五

國朝雍正十一年凡三次纂修茲
又百二十年其間政事文章與
夫官方民俗之有闕治道者

胥歸散佚識者慨焉刺史

退食之暇我詒古今統會蘇
蹟一搜求示詳覈之仍遵前

志例合所隸曲陽深澤二邑
釐定成書凡二十有二卷精
詳審慎視陸清猷靈壽一
志差可頡頏今亦後問俗考
風讀其書如入其境刺史之
力也抑余聞刺史先勤直公

敷歷中外清修碩望為世名
臣刺史恆守家風罔敢失
墜行將上佐

盛治宏此遠謨是志所書豈僅為
司牧者採風之一助哉是為
序

昔

咸豐元年春二月既望直隸
分巡保正等處清河道
山陰譚廷襄撰

昔

先勤直公敷歷中外每於名
都勝蹟民物政教必慨想流
連形諸吟咏者嘗命琳和之
得諸諮訪者嘗命琳紀之琳
偶出遠遊亦必命紀所聞見
為異日趨庭之對故謏陋若

琳而攷古證今之懷獨倦焉
蓋奉之先訓者有由然也
道光癸卯以京秩改知直隸
州首權定州事未三月即去
乙巳秋自趙移定得漸與士
民相習進悉其利害而謀所
以措置雖此事不師古將無

以宜今也於是索州志而詳
觀焉問嘗語僚吏曰志自前
刺史廬陵王公重輯後歷年
百有二十亟宜修之願修之能
襄余役乎應者曰修此志竊
恐有三難焉官吏已數十更
簿書多闕而欲攷覈文牒也

則難故老無百年外人物此
好義多聞之士欲其搜羅採
拾無失漏也則難村市增改
於前川原變徙於後欲周歷
而詳載也則亦難是說也余
固無能轉一解也既守職數
年庶捐修四壇廟學復衆春

園為韓蘇祠并陽公祠及其
墓凡材用工役均令紳耆職
掌訖無不允惬且能鑿_之指百
年來故事又嘗履勘荒地治
水道遍應村墟間并遵行保
甲聯莊法周知夫田野井里
民物之數乃治之竊喜曰前所

聞修志有三難今獲其易者
二矣簿書即不免闕而叅
以諸僚佐之殘蹟

各臺憲之積卷亦未必見考
覈之終難也戊申冬即汲以
修志為事州佐芳佩孫司馬
擅著作才樂為襄助先遜公

正紳者膺採訪職校錄勤其事者常廢寢饋而為之。余於公暇輒手一卷至於道塗館舍未嘗不以丹鉛筆硯自隨也。然而條緒紛躋則難於統會載籍浩博則難於去取古今事類雜沓則難於覈實而

傳信始歎前所知為難者固
難前所忽為易者亦甚不易
易烏彖空之故實肇於陶唐
而著於戰國干戈於晉及五
代邊陲於唐宋雖正史班班可
攷而裨官雜志已不無詳畧
之異彼此之別元明以來載

紀更紛然矣我

朝陞定為直隸州正王刺史重
輯州志厥後恭際

列聖巡幸

文治益隆牧守政教所留民俗媿
善所積宜有月異而歲不同
者乃志不及時加輯而以余之

謗陋承之此去不更當遜謝
其難而無事勉為者乎然遜
謝其難而不為是以更難於
今者遺法後也不得不竭半
生攷古之懷為百年文獻之
藉而近歲之興作變革凡有
裨益於民生者亦不敢自以

為不敏一一類附俾異日咸
得所依據夫今日勉為其難
後有博雅陳達之君子可以
善為其易者矣豈猶待難為
之時而後為之也哉此志也
十閱月而稿成又數月而削
剝畢分合前志而增補之為

定州志
卷
卷二十有二謹序

道光二十九年嘉平既望
知定州事長白寶琳并書

竊謂志乘之垂文獻也
其事虛而遠而攷輯志
者之治蹟其事實而近
何言之賢宰牧必心乎
為治實有裨此邦之民
物實能繼歷代之文獻

而後志可輯而後志可
續也恩十上南宮不得
第出為定州佐明年

長白寶刺史自趙來定
即使恩厠講席恒評隲

今古辱性命交刺史勤

於治三載以來百廢具
興事不越乎事神治民
量實周乎百年必世既
報政兩奉

天子明詔將遷擢去乃始有
事於州志然則輯志豈

定州志序
易言者哉州志在前圖
以前無聞已輯於圖者
三人其書皆不傳傳者

惟

國朝黃內江王廬陵兩志

然而攷數公之為治也

或瑞蓮茁其池或駢穗
栖其隴或飛蝗避其竟
非虛言嘉祥也必實有
以致之也故曰攷輯志
者之治蹟實而近也廬
陵志後厯年久遠刺史

始起而續輯之揆厥後
先若合符節而况心源
之所接更有甚遠於是
者乎然則輯志之大較
若何曰翼名教恢典禮
闡幽別微而一歸於崇

善替惡司其事者持一
編恩以為可則進之刺
史刺史亦以為可乃為
挾摘之肥梳之否則返
而易其初再進之而可
否之而成再易之人物

志之孝義節烈政典志
之祭祀凡三五易而編
始定雖續也猶叛也雖
志也猶史也亦勤焉已
哉夫刺史為名公卿後
當官思於物有濟遇事

求此心所安

此二語係
刺史先

德昇勤直公
自書銘石

所以稟承

家訓者獨早他日繼前

徽襄

國是以左右我

聖主行將於此志卜之也恩

定州志卷之五
三
以薄官得參末議其間
亦厚自幸者矣若夫定
州為古中山國為名郡
大州今為

畿輔地其文其獻全志在

焉刺史之治蹟雖不盡

以志見而未嘗不見於
志中縟旨鯨辭並無取
乎多贅

道光己酉嘉平

會稽勞沅恩并書於
定武之友石軒

黃刺史原序

國有史郡邑有乘所以傳信也然古之作史者類取材於乘豈非以史滙其全乘職其悉亦猶先河後海之說乎周禮大宗伯屬有外史氏以掌四方之志蓋以徵治忽垂勸懲非旁搜廣採淹洽貫通編摩之久弗易竟也定州之志自明萬厯四十一年來未有起而修之者予自楚南量移是地甫下車詢及此僉曰定自明末城陷民廬學舍鞠爲茂草掌故之家其蕪沒於兵銷戎踐者久矣志固無考也夫文獻無徵宣尼致愾典型不在詩人惜之予方欲博訪於故老之

定州志
遺聞與里巷之傳習綴殘文於短碣探往蹟於荒烟
尙未成也會曲沃相國疏請天下各勒風土之書以
備

本朝大一統之盛諸上臺檄下徵取予雖媿鄙敢不勉
竣斯役竊念夫文者虛也行者實也治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定爲燕代之交古稱中山之國其土曠
所以待闢而除莠不遑也其俗偷所以待教而宣鐸
弗遑也其形勢險其徭役繁所以固圉拊卹皆弗遑
也苟糝政之未祛雖嘉文其奚補昔班孟以良史之
才作括地志識者猶病其取舍之未當茲以予之固

陋蒼葢比屬文不雅馴又安能備

聖天子之採擇乎雖然望氣而知其地之災祥聆音而辨其政之寬促斯編闕畧而山川疆域風土人物罔不備也所轄新樂曲陽行唐三邑邑各有志將續行編次以昭統率後之君子據此而遵法前哲調劑時宜以成一代之盛治未必不以此爲嚆矢也夫

昔

康熙歲次壬子孟冬望吉定州知州黃開運謹序

王刺史續脩州志序

自來著書家言人人殊志之爲旨大約有二一日留
文獻一曰示勸懲其說良然顧予更有進者志識也
有所得輒識於心不忘乃能隨時與地見諸施行韓
忠獻之閱古堂此物此志也曰文獻一掌故可畢曰
勸懲或以榮名而勸或觸目時知懲及身試則宵然
喪其故吾志之爲義不爾也每憶少時流覽史鑑心
儀忠獻事業謂其敷歷外郡尤莫著於刺定州時是
足以志矣嗣是蘇文忠知定州奏議纒纒將萬言其
志在古人與忠獻同不言閱古所閱已富也予讀竟

則又心焉志之誠不圖後韓蘇數百年而復吏茲土也夫以定州戶口土田文教風俗之日益盛美孰非本朝百年來政教之所蒸被而發舒者

聖聖相承節次檄行郡邑各彙爲志以備

皇輿之採矧以予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擢守茲土當日

溫綸嘗志於心不忘而顧敢後斯役乎蓋自初涖定時卽有志志定乃披閱壬子舊志多舛錯遺佚猶弗志也漢代劉先主隋室文帝皆嘗尹茲土事蹟率不見於志其他可知夫均此天下國家之事合則史散則志

史職要志職詳杲何以使職要罔缺職詳罔濫也積
歲採訪或得之披覽或得之傳述已六年於茲缺者
補濫者芟旣詳且慎而後乃今得毅然合所隸二邑
成斯志也有問定州志昉於何時者則皆曰明興宏
治間州守官汝俊始爲之殊不知有宋忠獻廳壁題
名記切切以吏曹狃於武事圖籍忘缺爲憾當日題
名所志是卽志之權輿矣蘇文忠不沾沾題名而奏
議大篇志定州事彌詳固宜今之履衆春園撫雪浪
石者皆曰韓蘇云云也若輩見先賢遺蹟一似無哲
愚均志之然清夜之所刻勵平日之所常惺恒有爲

袞鉞所不及勸懲者固非墨守掌故者之所能爲也
知志之爲義必如是乃盡此志所以不容已也朱紫
陽守南康時下車首詢郡志心源脗合韓蘇有明宋
昌邑守定州於治圃建續閱古堂其志尤專且篤是
以治行之散見諸條者多卓卓可不朽也獨是修志
一道有南北不同南方好紀述凡聚族率有家乘而
北人皆從畧是詳易而畧難也北志率有鑒戒一卷
中州諸志直曰惡鑿居然董狐南史之遺南人特長
於歌頌而已則又隱難而直易矣今日之役毫不以
目前區區之愛憎易前此後此千萬年之是非不厭

詳不忌直余志之竊願吏茲土與產是邦者均志之
顧予於茲有感矣定志創自宏治癸丑以予數載心
力嘗萃於斯志乃其成也亦以癸丑中間修輯倪志
則以嘉靖壬午黃志則以康熙壬子前後符契一似
有數焉存其間予志之予又幾莫能名之

昔

雍正十一年秋七月

賜進士出身直隸定州知州王大年謹序

郝中丞原序

今上御極十有一年曲沃衛少師再入政府首以天下郡乘爲言請勅儒臣彙纂爲一統志

天子以文獻所關是之下其事於有司時金大中丞撫畿甸而西蜀黃大夫實守是邦以次治其書人或以改玉蓄疑夫有大臣用此書以啟

天聽風人心必先書開國殉國者以取信於無窮而又何疑焉於戲是固不難於書而難於使之可書書之足爲世法况輦下爲海內觀型乎每見前輩輦下治貴通侯徙大姓簡名輩填爲京縣官別立爲雄望等名

務用厚恩重勢維天下故人材風俗視天下爲多爲美而傳人大著於一時其使之可書者似又在上而不在下

國家治軒轅舊都其關於風化人文者爲獨優恐一時採獲未盡是又不難於可書書之足爲世法而難於執筆者自有董狐班馬之才哀著其至美者書之俾足萬世勸也近如王宗伯畿輔明詩孫少宰畿輔人物志柏鄉魏相君河朔理學編諸書皆有裨名教編摩家引據資入已足知前輩之考爲最精而天府之孕育裁成果足以擅天下矣是有任之者乎中山在

輦下有名雅知多可傳採自萬厯己未州守沈庭英
絕筆迄今六七十年令節名德及守土之賢大懼其
湮沒於荒煙斷草而莫之知也自茲土爭長七雄漢
唐盛世每旁攝郡邑其山川之美屢鍾碩人今何以
落廓若是比又聞星家言二十年來中山之氣於冀
州最清間嘗策欵段周迴數千里間見幽營之奧南
披中山而漸朗趙魏之雄北抵中山而益秀殆自爲
一都會復密蓄地中之山以爲謙造物璣璇星漢昭
回是誠有之今黃大夫拊循發越以導其和將無風
華蘊藉之美正有在於斯乎而少師之意則更以朝

廷爲重今

世祖章皇帝實錄旣成又速輯通志祖

聖政宗遺風不必御駿浮舟目窮四海卽此玉陛咫尺上金
鑑重開而康天下若披掌矣無謂黃大夫中山之編
於金中丞衛少師之意無小補也銀州郝浴聞而序
之時郝浴在奉天謫所故稱銀州

李制府續修州志序

五嶽皆環拱

神京而恒山尤爲

畿輔重鎮自潭源州發脉由蜚狐嶺達曲陽實隸定州
州之水恒爲最著禹貢注云東合滹水至瀛入易水
是也而滹濱神渚唐河小清河皆關水利其分野上
應昴畢際燕代之交在古爲中山國元魏建行臺始
改爲定州唐置北平軍改義武軍宋太平興國間又
改定武軍政和三年陞爲府明復爲州隸真定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二年陞爲直隸州轄二縣其古蹟自韓

忠獻公蘇文忠公刺是州而閎古堂衆春園雪浪齋
後圃諸名勝至今赫赫在人耳目綜括其山川形勢
方志地事固宜裨補闕漏以備

國家之掌故則志乘之修抑亦守土者之責也廬陵王
君來牧是邦政修人和百廢俱興披覽前志惜多舛
錯乃復加搜緝薈萃精勤綱目就理鉅細不遺有豫
章吳郡之遺規書成請序於余余思志乘之作本省
方觀民之意寓彰善癉惡之權故文與史相表裏而
其事爲著述之所不可廢我

朝幅員最廣

列聖相承聲教暨訖凡遐陬僻壤莫不涵濡化澤詠蹈德仁

况以定之密邇

輦下戶口殷繁風俗醇茂珥筆紀載以俟

皇輿之採納表甸服之尊嚴文章報

國固屬風雅之盛事然而諷遺文懷曩哲必有懋績遠猷卓然信今而傳古人與地具並垂不朽如韓蘇二公之經濟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幸際

景運光昌重熙累洽遠邁唐宋以來之治理凡出宰一方者尤宜景仰前賢掄揚雅化使善政善教無不可述而志庶以克副

聖天子股肱重寄而後先輝映芳規永播則余於王君有厚望焉乾隆元年丙辰仲夏吉旦

誥授光祿大夫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等處地方紫荆密雲等關隘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十一級紀錄二十三次又軍功紀錄一次兼營總河事彭城李衛撰

附曲陽縣志原序

堪輿家言謂中國山脉自西域來爲大幹龍者三蓋相沿襲久矣而余獨不然其說夫五嶽上應五星猶人之五臟本於五行先有五嶽而後有海內羣山猶人先有五臟而後有四肢百骸由內以生外未聞由外以生內者也故余常以爲中國五嶽乃三千大千世界羣山之根本而恒嶽其尤尊者矣曲陽在真定固巖邑也嶽廟之祀其來久矣古之帝王豈不知渾源爲恒山之巔頂而乃建祀於此者良以大茂爲恒山正支自渾源州發脉由蜚狐嶺達曲陽巡狩所至

北方之諸侯朝覲爲便且不欲使車轍馬跡登陟夫
深巖邃谷以重勞民力也是以廟祀之文載在碑記
班班可考焉曲陽舊志荒畧不備且自兵燹以來未
加修輯邑侯峻度劉老父母以廣陵才子胸有治譜
來宰是邑百廢俱興政通人理攬形勢而歎曰此邑
燕趙之心腹而齊魯之咽喉也天一生水蒼龍資焉
昂畢浮精達於角亢卽其餘可例推矣雖其地民風
朴陋文教未振然陶唐氏之遺猶有存者志書殘闕
無以應詢諮備興革一旦

聖天子翠華臨幸修輯瑞柴望之典則何辭以對爰是措

摭遺文網羅近事變其義例加以新裁爲書十有一卷且使善繪者爲之圖一展卷而如置身少容見龍之間徜徉於疊嶂參差凝烟含翠也如執事於嶽廟鐘鼓之側眩駭其日月天宮雲物扃牖也如摳衣思補芾陰之堂矜式其忠君愛民政簡刑清也又何俟陳詩採風而始知地方之奢儉貞淫乎雖然志者史之料也侯少有史才評論千古人物是非成敗得失若在眉睫几案間他日執筆螭頭爲起居郎爲秘閣校理有所論著龍門扶風涑水廬陵自不多讓茲縣志之修蓋有移風易俗之意焉特豹文一斑耳其實

定州志
政之可述而志者指不勝屈後有作者銘之大茂之
麓與嶽色同其秀峙蒼標其權輿於斯志也夫

皆

康熙壬子陽月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
尚書前太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魏裔介

附深澤縣志原序

邑之有誌猶國有乘也星野疆域之分界田賦里役之規制與及文物官方之表績風俗土產之登隆於是載焉繇治一邑以通天下莫不測天而準地酌古而宜人稽其舊經補其缺失以垂百代因革而疏其利弊蓋方輿之書首重

畿輔以及甸服所謂輶軒備採輯者雖在一邑猶將以太史之事行之也澤爲

神京三輔地考春秋時爲鼓子國漢時則屬涿郡前史所紀其民堅城守而善事君其神獲冰渡而囑努力

故全義應武多悲慷之遺焉今筮仕治澤甫下車訪
紳士詢父老撫職方而討典牒僉云邑有舊乘久沒
淹燹蓋荒烟文獻幾欲徵而不可問余瞿然曰是猶
一邑廢興苓奮與災稜亂治之林也烏可無誌雖澤
無名山巨鎮而古蹟勝事猶存最爾吾治澤而不誌
澤誰誌者且澤猶昔之澤也誌其星野疆域則知胃
畢之交以備膺獵滹濱之渚以謹津梁治惟火龍以
第也誌其田賦里役則知堤河淤築爰襄上錯集部
整伍乃克復讐治在鋤矜以勵也誌其文物官方則
知夢彩羽者夙蒸文瑞制凱兵者茂垂遠畧治惟悅

強以匡也誌其風俗土產則知缶鼓而懋歌幽梨棗
而饒北利治惟雖睦以化而儉樸以敦也君子守其
邑則必察其情以和其氣安其性以正其志乃修其
政以達其文而成其治治邑而無誌則下匿形而上
蔽義亦守土者之羞也六載以來欣逢 諸上憲端
肅敘揆靜安爲理政清民和爰取郡載之一鬻片腋
鼎分而裘綴之惟是占測則從天課輸則準地遵典
則酌古更變則宜人因舊缺失而補其全以合一書
蓋三越月而誌始就昔李核作地制圖以扼天下之
勢賈耽上隴右圖表以繪一方之形余竊慕焉今日

惟是治澤而誌澤不敢以

畿輔之重綏撫者上負輶軒則斯誌也或有採輯輿圖
之手欲爲獎賢良而問文獻庶幾繇一邑以通天下
則猶是國乘之一助也哉

康熙拾肆年乙卯孟秋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知深澤縣事許來音

定州志原修姓氏

明

宏治癸丑創修

定州知州官

賢字汝俊平
度人進士

嘉靖壬午重修

定州知州倪

璣雁門人
進士

萬曆己未重修

定州知州沈庭英

新城人
舉人

本朝

康熙壬子續修

定州知州

黃開運

內江人
進士

雍正癸丑重修

定州知州

王大年

廬陵人
進士

原任江西豐城教諭魏

權

廣昌人
舉人

纂修直隸定州志銜名

鑒定

太子太保兵部尙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直隸等處地方兼理河道糧餉管巡撫事

訥爾經額

字近堂長白進士

裁定

前直隸布政使司布政使陞任湖北巡撫龔

裕

字月舫江蘇進士

前直隸布政使司布政使現任貴州布政使吳式芬

字子苾山東進士

直隸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陳啟邁

字竹伯湖南進士

直隸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恒

福

字月川蒙古磨生

前直隸清河道現任大順廣道何耿繩

字玉民山西進士

前直隸清河道陞任湖南按察使陳之驥

字叔良江蘇進士

直隸分巡保正等處清河道譚廷襄

字竹崖浙江進士

編定

先換知府頂帶直隸定州知州卓異候陞寶琳

字夢蓮長白廕生

直隸定州州同勞沅恩

字佩蓀浙江舉人

分校

曲陽縣知縣師長順

字坦之陝西貢生

深澤縣知縣楊挺

字立齋山西舉人

定州學正劉麟度

字昭軒清豐舉人

定州訓導戴國治

字蔣坪青縣附生

前任定州吏目劉榮勳

字敏卿廣東監生

定州吏

目詹作周

字且讀浙江吏員

分編 以下俱本州人

貢生王慎勤

舉人前山西天鎮縣知縣王家寶

舉人揀選知縣陳彤

廩膳生許清泰

生員候選按察司經歷王百祥

生員馬掄元

生員議叙八品銜張謙

生員耿玉珠

增

廣

生由餘德

生

員張四達

九

品

職

銜張四術

州

吏

目

銜王瑞年

監

生張蓮亭

繪事

武

舉

候

選

干

總張

誥

董事

生

員張芝田

貢

生張書丹

廩

膳

生田樹穀

採訪

舉人馬光斗

生員吳玉章

候選知縣

張書升

生員李西

生員劉鶴鳴

候選州同

高萬椿

生員閻起鳳

生員張騰霄

監生蕭開泰

生員陳鍾靈

生員趙俊

生員王鳳至

監生趙士奇

生員張汝金

生員閻宗周

生員李秉吉

生員謝文心

貢生吳青雲

武進士

李運昌

童生王立功

武生馬清聘

生員岳文輝

生員王有文

童生馬鈺

生員張維新

武生許秉鈞

武舉許秉剛

生員王靜修

生員張士楨

生員吳廷選

舉人龐濯

生員鄭麟書

副貢王德純

生員邸鳳翔

生員杜鴻泰

生員邊遇年

生員趙國棟

生員陸稼梁

生員楊玉振

生員甄三綱

廩生馮玠

貢生楊廉

生員夏庭蕙

生員馮文魁

生員梁步瀛

武生周德盛

廩生牛辛未

貢生劉潤堂

生員溫旭

生員王宣三

生員王維翰

監生李希賢

貢生管金相

候選
干總 胡宗義

廩生席尙德

生員劉兆熊

生員楊玉田

監生王連城

生員安立達

生員馬序

生員蕭懋德

武生何恒泰

貢生由餘昌

對讀

生員左桂林

生員鹿薰

謄錄

生員鄭樹棠

生員李永泰

附生耿晉泰

生員王錫朋

附生李邦泰

生員李襄

生員李之彥

生員李秉昌

生員張以觀

直隸定州志

凡例

一志乘患在門類紛繁罔有統紀俾覽者流汎而鮮所依據今特分爲六門而各以其類從之庶幾若網之在綱如轂之統輻

一各類專紀以外有附列者有分見者有可參觀而互證者總期得詳畧之宜免挂漏之失知者訾焉

一他書多以天文地理人事爲部然運會遞嬗事故紛積數千年興替治否雖曰人事豈非天哉春秋以來紀事必編年者此爾應以厯紀門次天文而

後志地理人物

一他志有以城池壇廟衙署爲建置夫邦國州郡乃建置之大者也城池等且因之而易地而異制今特以建置沿革冠歷紀門別以城池合壇廟衙署爲一類入地理庶無移大就小之嫌

一地理門山川古蹟仍前志者十之六其有前志所遺與從前隸境內近已屬他郡邑者增損十之四存疑者復加註焉

一本州獨少水利而亦有資灌溉者常有水患而全賴所宣洩者且地曠土鬆水道沙淤最易丞民事

者首當盡力於此前志無所謂溝渠今特詳圖說於山川後

一鄉坊類前志僅登其名他志亦多從簡畧竊思自古君天下者四海皆有圖籍今官一邑一郡而不知竟土之方向遠近與其民物田井可乎哉今從定州舊立之四十餘約每約繪圖復以所行保甲法詳說之改其類曰鄉約務使四境之廣粲若列眉一鄉之微瞭如指掌不嫌體格之狃也遑恤篇帙之繁乎

一人物門之后妃前志黜晉馮后而不書以爲示垂

戒夫不書而何以示戒乎今仍爲補入

一士大夫立朝臣節最重此不足取餘無足觀矣前志名宦類有一身事兩朝及數姓與迹附畔逆者概從刪撤所有增補諸名宦亦必本節義而求其治行若治行未極醇備或史臣有微辭者亦雖愛而必捐也

一黃志以漢昭烈會官中山安喜尉入職官王志刊之是已然隋文亦南朝開荆之主其由定州總管僭位等語王志尙載於職官部今從刪

一中山爲郡國以來建置統屬歷代互異所有名宦

鄉賢諸類宜以當時之疆土爲準若並非本處官
爵而誤載者本非此邦生長而攔入者俱經查核
刪改至於虛受中山封號而其事更與本地無涉
者亦不登於事蹟部諸部之後或各條之下仍詳
加考辨以見非求異前人之意

一州志自雍正間纂修後歷年久遠

聖朝重熙累洽民間之嚮

化者漸漬日深今訪得本州暨深曲兩邑節烈婦女數
倍前志所載亟將其已請

旌典者續入志乘未請者彙案詳題一并纂入用彰風

俗之媿云

一黃志於名宦類分列德行等名目王志於名宦外添出名宦忠烈一類又於鄉賢外分出智畧隱逸仕進選舉外分出薦辟例監掾階鑒戒中分列佞幸險詐貪暴罪逆雖仿照史傳而類多支強或一人占一類或三兩人爲一類今概從并省焉

一前志人物有神童類神童蓋卽幼慧已附詳鄉賢文學各部且所載諸人並非當年舉神童者其類從刪

一本州向無出衆方技前志首載北齊李預服玉自

斃其事愚妄可笑他如趙秉溫田忠良又非可以
方技目之者今已改登別部矣仙釋一類初無裨
於治道而適足以惑流俗並從刪汰

一武職官武科舉向附兵防類然元明前之名宦職
官文武多合志應改附於文職官文科舉以歸一
律其武職之忠烈者亦續入名宦類

一從祀

文廟諸賢學者未克知其里居爵號似非尋常荒陋
可比不得不博考詳註俾寒儉少蓄書卷者便於
考覽且本年修舉禮樂尤當備載編帙以防日後

荒廢識者於政典之祭祀鑒所盡心而弗哂爲冗贅則幸甚矣

一志首恭錄

列聖宸章不入卷帙昭永遠翊戴也餘則並歸藝文志分文賦詩爲三類每類以時代編列者使古今人不相淆雜亦尊尙古昔之義不拘拘於體格次先後一黃志有定州八景王志剛之以其事近粉飾耳今分註於山川古蹟各條下俾流傳弗失惟所詠八景諸詩却無甚佳構故於藝文仍不登錄

一此次修志設彙館閱十月而成稿紳士之終始其

事者均志行惇篤各奏爾能李生常璫年七十餘
尙聰明強固每遇本州公舉必首以生爲董事推
乃今夏六月間一病遽沒有功於此志獨未能觀
厥成可慨也哉

一此志於古今事蹟備極考訪猶恐失漏不免而聞
見日新擬自後或十年或十五年遞加編輯續卷
於此志之後不必將全部改纂一則事易而工費
少一則時近而紀載密也敢附識以俟後之 君
子

一志稿成於己酉之冬校刻竣於庚戌之夏所有半

定州志
五
年來應紀事迹仍依類續入且是年麥秋大稔有
麥秀雙歧馬產雙駒之瑞正可藉以終編

寶琳謹識

事者均志行惇篤各奏爾能李生常璫年七十餘
尙聰明強固每遇本州公舉必首以生爲董事推
乃今夏六月間一病遽沒有功於此志獨未能觀
厥成可慨也哉

一此志於古今事蹟備極考訪猶恐失漏不免而聞
見日新擬自後或十年或十五年遞加編輯續卷
於此志之後不必將全部改纂一則事易而工費
少一則時近而紀載密也敢附識以俟後之 君
子

一志稿成於己酉之冬校刻竣於庚戌之夏所有半

年來應紀事迹仍依類續入且是年麥秋大稔有
麥秀雙歧馬產雙駒之瑞正可藉以終編

寶琳謹識

直隸定州志目錄

卷首

宸章

卷之一

天文

星野 有圖

卷之二

歷紀

建置沿革

卷之三

歷紀

歷代事蹟上

卷之四

歷紀

歷代事蹟下

軼事

卷之五

地理

疆域有圖

城池有圖

山川溝渠附并圖

古蹟壇廟衙署附并圖

有衆春園圖
關隘陵墓附

卷之六

地理

鄉約

上。州境每約有圖橋道廟市戶口田井分見

卷之七

地理

鄉約

下

告示附

市集

驛站

舖司

墩埃

坊表

卷之八

人物

封爵

后妃

外戚

卷之九

人物

名宦

卷之十

人物

職官

卷之十一

人物

鄉賢 忠

孝

孝女 孝婦 附

義

卷之十二

人物

節烈

上

卷之十三

人物

節烈

下

卷之十四

人物

仕進

封廕

卷之十五

人物

科舉

卷之十六

人物

人瑞

文學

流寓

鑒戒

卷之十七

政典

祭祀

上。廟圖禮器樂舞圖附

卷之十八

政典

祭祀

下。北嶽廟圖附

卷之十九

政典

公儀

學校

貢院圖附

風俗

物產

卷之二十

政典

賦役

戶口附

倉儲

兵防

屯田馬政附

祥異

卷之二十一

藝文

歷朝文

卷之二十二

藝文

本朝文

歷朝賦

古今人詩

直隸定州志卷首

宸章

高宗純皇帝御製雪浪石記

丙戌春直隸督臣方觀成獲蘇東坡雪浪石竝其故以聞請移置苑囿予曰否否東坡之石宜置之東坡之雪浪齋而此何有焉然向過定州齋與石非不屢形之歌貌之圖而今又出所謂雪浪者真僞果孰是哉則稱今所出者乃所謂真稽其故蓋自康熙初年有臨城令宋廣業者自定州移此石於彼建亭鑿池詩酒其間而有中山一片石之句其後亭圯石仆鞠爲茂草衙之人或

宸

章

定州志

卷首

一

以爲馬廐阜棧而繫馬於此石馬輒咆哮躩躩不敢遺
洩齷草否則駿蹙病以斃人異之今牧趙州李文耀者
聞其事乃親詣臨城掘土剔苔沃之以水而石之上宛
露雪浪二篆題因以告之方伯是可信矣夫可信在是
其不可信卽在是何言之東坡之石宜以東坡之詩爲
準東坡之詩一則曰竭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
魂一則曰異哉礮石雪浪翻以詩質之則向置定州者
虬屯磊磊有礮石之用焉若今之片石高且盈丈其不
可爲礮石而非真益明矣既考墨莊漫錄稱東坡帥中
山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云云

則茲得之臨城者又實似之而向之定州所置者實不似焉夫東坡去今六百餘年風流太守一時遣興摛辭卽瓦礫可爲珠玉而必爭是非真僞於此時是不大可笑哉且也可移之中山而去卽可移之臨城而來又安知他日之不可復移之中山而去哉然則向之形之歌貌之圖者爲均誤耶曰不誤也形之歌貌之圖者自在東坡之雪浪石而不在礮石片石之間也是不可起東坡竝向承子命圖中山雪浪石之張若靄而一問之矣記旣成命郵而鐫諸石以識緣起丙戌上巳後一日御

筆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

乾隆丙寅孟冬月上浣覽古一律

迤邐中山境林端夕照紅逢秋農有慶閱古典無窮事
業韓彪炳文章蘇趨雄千秋遺矩在明月與清風

乾隆丙寅孟冬上澣題雪浪石用東坡韻

杜老白帝僦東屯蘇翁稍幸斯州尊從來詩人半窮困
未必天道迷昭昏孤踪飄泊豈有定官居尙憶懸水村
我從便道尋古蹟策馬定武循城門衙齋左側醉仙在
無須玉局重招魂立來應已閱桑海移時想復動雲根
峯皴似助吟詠勢苔斑猶漬摩挲痕當時膝倅投意氣

掀髯把酒相評論何人好事情
惜廢墮覆之以亭承以盆
卻憶晴窻哦日課雪浪早入予思存

乾隆丙寅孟冬上澣疊前韻一首

周廬衛士千牛屯雲依星拱黃屋尊郡城南望據勝勢
節候東壁方中昏納稼逢年慰予志崇墉比櫛看村村
省方餘暇討輿誌衆春園首尋松門韓蘇卓犖宋偉器
葆祠相望慰精魂百花池畔笠亭下亭亭桀豎如生根
異代何幸遭睿賞宸章煥注屋漏痕海上三山卻可擬
淮山一品安足論坡翁筆力健扛鼎坐令先生丈八盆
從來正人顯後世撫玩之餘鑒戒存

乾隆丙寅望水竇巖

水竇聞清宵雲中望莫真靜參聲聒耳遠想境澄神駐

輦思金帝

金章帝有水竇巖漱玉亭詩

磨崖憶宋臣

山坡石上勒蘇軾浮休二大字

因名浮休不二偈可以悟根塵

乾隆丙寅孟冬上澣命張若藹圖雪浪石三疊前

韻

造物精氣視所屯石中巨擘雪浪尊巍然曾見宋冠帶
介爾不受世朝昏沃之以水跳珠沫翠影彷彿浣花村
會聞此語半疑信惜哉未訪荒園門寫真無慮道士醉
醉裡越得傳神魂詞臣頗善米家畫渲染爰命探天根

壁張欲出雲烟氣燭照會無筆墨痕兩孫絕技亦已擅
興來擬喚髯翁論此翁詩句豈易和如繼陽春以叩盆
前言未足更疊韻仇池事例今聊存

乾隆丙寅孟冬下泮攜衆春園竝雪浪石稿本命

董邦達圖之四疊前韻

磊磊白石如虬屯蘇詩說項石以尊我臨定武尋遺蹟
寒鴉叫樹山黃昏丹青思命傳神手塾師徒遇三家村
規模纔得具約畧若爲祠宇若爲門一峯已點長髭眼
三經應貌香光魂古屋蕭蕭闕以寂疎松落落盤其根
憩游爲想韓蘇躅苔蘚全蝕波濤痕由來忘筌乃近道

刻舟求者豈足論此物頗幸仇池石至今安在高麗盆
剪燭清吟參結習地爐活火方温存

乾隆庚午季秋上澣題雪浪石五疊前韻

行或使之止或屯內相外牧何卑尊賈誼明時乃可惜
屈原澤畔時原昏牛刀不妨一小試况茲百里聯鄉村
前年中山策馬過傾頽百雉未入門北門學士命圖取
展閱幾度清吟魂鳩工發帑事版築驅除狐兔

御製二

集作
狐鼠

芟荆根衆春花木復舊觀清秋風月移新痕時巡

嵩洛偶駐蹕一拳坐對堪評論盤空

二集作橫盤御製
硬語

走健筆叫絕起拍蓮花盆歲月詳識笑多事高風千古

存乎存

乾隆庚午九秋和東坡盆石元韻

鵲渚騫謁天帝孫支機持走歸中原玉局胡乃公案翻
曰此中山有石存置之平几承以盆作歌七字探天根
雷門布鼓予綴言走筆赴韻賡其元

乾隆庚午初冬再題雪浪石

礪石纔一拳底是難得貨玉局能點金頓使聲價大設
其逢堯舜應卽臯夔佐牛刀試一州放浪寄吟課硬語
強橫盤佳句出窮餓要當如葛天一唱萬人和致我每
留連相期賞重過

乾隆庚午季秋咏東坡雪浪石一律

白石盆中浮雪浪，髯翁遺跡入評吟。頗誇南北八州牧，

豈惜清華二翰林。早見

御製
二集作是

奎星獨稱古不然

山骨詎羶今如坡，不乏遭沉滯。鑑取人明惕，我心

乾隆庚午咏衆春園

建置何分李與韓，名園輪奐喜重看。

畧爲修葺之

盆中雪浪

水之變

盆內刻蘇東坡詩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

齋外霜華氣已寒，畢竟千

秋有公論，且教一晌適清歡。前年圖取人何在，

丙寅冬
經定州

未至此園命張
若譎圖之以歸

四句金剛如是觀

乾隆庚午曉發定州作

翠罕名園駐衆春南瞻伊洛待時巡蘇才韓業一青史

明月清風兩故人

是州二村名

茅店烟寒秋已老蘭衢露重

曉無塵依然前歲中山路幾見盈甯化被民

乾隆庚午題蘇軾中山松醪賦真蹟卷

中山停蹕憶松醪開卷如親書興豪大令漫教誇裹鐵

曹郎差可擬持螯文章爛豈驚徽纒拄杖投仍起續騷

二語櫟括蘇句

雪浪齋前重俯仰髯翁曾此一揮毫

乾隆庚午衆春園雜咏

去是深秋來首冬景光爾許異初逢依然只有韓蘇蹟

不改長如磊落松

嫩日文窗散暖光墨壺研席小徜徉菊花道負重陽節
酣放寒英傍曲廊

七字題盆柳復顏撫吟樂此片時閒異哉礮石夫何幸
得與文昌作硯山

乾隆庚午咏水竇巖

徒稱水竇名未到水竇處奇境固無窮那能遍遊豫淙
流應好在烟霞豈改故但聞坡公字

岩石上刻蘇軾
浮休二大字 剝

蝕半湮去竭然悟兩言洒爾澄萬慮

乾隆庚午望香巖閣

奕奕香巖山崇隆冠雲表幽幽香巖閣窈窕棲山嶮借

問因何傳浪仙人賈島人與閣何往春山依舊好我來
山下望畢然興遐抱當其苦推敲逢人不之覺叶 僻瘦
亦何妨自得因深造佳句出窮餓妙論創坡老信其言
而然吾詩何足道

乾隆辛巳暮春上澣題雪浪齋

韓蘇蹟本不同處移彼就茲由後人我復題齋曰雪浪
率因撫石企先民當春郊景望無盡過雨花光覺有神
今日偶來明便去一卷聊識去來因

乾隆辛巳暮春疊東坡刻盆石詩韻

形而下者皆子孫何不歸一返厥原以水承石沃水翻

坡翁游戲至理存後人乃謂雪在盆孰得其膚孰得根
我來閱古偶復言所喜時雨歌元元

乾隆辛巳暮春上澣題雪浪石六疊前韻

實所勝斯名所屯暫以屈亦久以尊此翁此石有如是
逢時辨底明與昏重來燕南趙北界了識明月清風村
韓園修葺復舊觀兩行垂柳青遮門松軒蕭落可信宿
牆外祠妥雙賢魂駐罕諸務則且置便撫亭下青雲根
巋然古貌故好在雪浪有號原無痕逮茲蓋已六廢韻
前席如共髯仙論孰謂中郎不可得甯非對者石與盆
七百餘年一瞬耳奚稱前詠碑間存

乾隆辛丑仲春

雪浪齋前兩卷石一卧一立誰主賓其間是非率難辨
可知今昔胥幻塵沃之水無不作浪稱以雪有若同神
祠中髯老應隱笑笑茲議論何饒辱

乾隆辛丑仲春下澣題雪浪石七疊前韻

一爲礮石如虬屯一爲片石峯峙尊而胥冒以雪浪名
豈其名者智令昏礮者久占定州境片者移自臨城村
質之蘇曰作飛石定州者可守城門復質之蘇曰畫水
九原欲招兩孫魂片石頗具奔流狀況鐫兩字留雲根
我爲解嘲乃並置不必求劍舟刻痕兩張一董蹟並棄

其間是非無定論非則俱非是俱是試看如是石和盆
謂我顛頂亦聽彼無過偶爾清賞存

乾隆辛丑仲春月下澣再疊前韻

舊石蘇刻識蜀孫新石雪浪復刻存此非彼是艱論定
誰能於此成案翻物當有偶喜共存奚必糟粕求於盆
徒觀坦卧與傑豎是卽月窟卽天根別久寄與那忘言
惟勤展義惠黎元

乾隆丙午季春定州詠古

京都五百里而強昴畢天文次大梁見說韓蘇曾作郡
卻憐遼宋久分疆爾時萬姓應誰主中國一家竟二王

是豈虛爲尊大論守成永勗敬無違

乾隆丙午季春雪浪石八疊蘇東坡詩韻

雪浪又復韻疊屯耽吟似礙九五尊尋思或勝好聲色
賴此摘藻遣朝昏五臺正定返巡蹕便途駐此中山村
衆春園內舊行館早知津矣便入門安陽眉山胥令此
合祠誠妥兩賢魂一得褒獎一遭斥要之立身胥有根
韓園蘇石萃一處二人水乳融無痕兩張豈遜兩孫在
爲圖前後精詳論曰磐曰片二卽一况今原兩芙蓉盆
思量今興由昔廢弗關成性永存存

乾隆丙午暮春月

定州志 卷首 九
衆春本是韓之園雪浪實則蘇之石置石於園始邑令
氣求恰合宋賢迹辛巳清蹕駐行齋遂以雪浪爲齋額
因之畢然思古人尙友於斯得莫逆

乾隆丙午春三月三疊東坡刻盆詩韻

不逢白鶴訪子孫兩卷石竟孰是原其一刻識一無識
誰能誌乘研詳翻竝行不悖有古語我亦因之與兩存
先後二難爲寫貌片者傑峙磐卧盆試沃以水飛雪點
或值欲雨興雲根數疊有例玉局言把筆竟復三疊元
乾隆壬子孟夏上澣詠韓蘇甲乙

安喜無過百里郡韓蘇梁棟用違材韓猶倚任蘇頻斥

琦以行彰軼語恢甲乙兩人於是定品評七字豈虛哉
荀卿會議十二子吾謂東坡誠有哉

乾隆壬子清和雪浪石八疊蘇東坡韻

坡翁豪興如雲屯疊難用險稱獨尊我今乃頻疊至八
詎非見巧令智昏昨辭恒山循驛路翼日遂歷中山村
村行復不甘餘里郡城洞開因入門賢令祠雖不致謁
嘉其品行胥忠魂近曾成咏分甲乙要之均以學爲根
在蘇言蘇卻在石兩石並爲留遺痕然吾究謂磐者實
以坡之跡定其論坡跡七字孫其韻手書之泐磐石盆
實證在茲不煩絮久乃論定千秋存

乾隆壬子孟夏月四疊東坡刻盆石詩韻

四疊成五如元孫我今抱以賡其原石固有二益則一
卻成三不妨案翻瞥眼別之半十載不殊瞬息目前存
兄寫磬卧弟片豎而其卧者恒占盆豎者乃有蘇字在
灑然笑艱尋其根欲罷又不能忘言孰誠悟宗會厥元
乾隆壬子孟夏上澣題眾春園雪浪齋

韓園蘇石兩相宜行館有齋遂額之來往又看五年隔
徘徊卻得一時怡每宣畫吏詢民隱亦以幾閒引靜思
韻疊東坡例難置欲拈筆復意爲遲

嘉慶辛未閏三月十有七日

仁宗睿皇帝御題雪浪石贊

兩間秀靈蘊成奇石浪花疊青雪光漾白體結貞堅紋
浮潤澤盆刻芙蓉永年託跡宋代名臣事著史策歷幾
滄桑存此完璧瑤闕流輝明河貫脈媧皇鍊餘下土棄
擲顯晦因時行齋題額感觸生雲式敷丹液後來置前
高逾尋尺真幻漫論稽古有獲

直隸定州志卷之一

天文

星野

經天之星而以九州分隸之未聞九州以外復何星以主之也章與亥也固上合乎磨螿之跡而分星之說入度之差諸家又聚訟焉抑獨何歟從來善言天者於祥禳休咎往往有所奇中豈固言無不中耶抑中焉者始傳之也夫天道遠人道邇雖不敢知竈也之術而甚躧乎僞也之言乃仍舊志志星野

舊志云其域冀其星昴畢

爾雅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疏云大梁昴也西陸昴也者大梁昴之次名也昴西方之宿名也昴又謂之西陸昭四年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又十一年傳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昴星之名凡三郭云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者天文志云昴曰旄頭是矣濁謂之畢者畢西方之宿名一名濁郭云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形以名詩小雅云有捄天畢毛傳云捄畢貌畢所以掩兔禮曰宗人執畢鄭注云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

春秋元命苞昴畢散爲冀分爲趙史記天官書昴畢冀州孫炎云昴畢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漢志箕尾屬燕昴畢屬趙隋書昴七星天之耳目也昴畢間爲天街黃道所經也曲陽舊志入昴一度爲古中山國又云常山入昴真定中山俱入畢正定府志常山入昴五度中山入昴八度諸論互殊未知孰是或曰星者體質生於地精氣成於天吳越在南而斗牛在北如山鐘崩鳴之相應青蚨子母之相戀皆其精氣潛通耳鄭康成註周禮則謂善測者不於其星而於其辰寸分而杪析

之而一方休咎可坐而得也夫占辰與占星何以異鄭或別有所折衷歟

帝王世紀云每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古中山國地將千里列史所載掩昴入畢往往於趙地占應之

曲陽志載畢八星十七度主邊兵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裔之尉也甘氏云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張衡云畢爲天馬昴畢間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也主伺候關梁張衡云主國界也街南爲陽北爲陰附耳一星在畢下天高之東

南隅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

深澤志載天節八星在畢南主使臣之所持也宣
威德於四方諸王六星在五車南天漢之中主宗
社藩屏王室也天高四星在參旗西北近畢此臺
榭之高主遠望氣象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共十四
星在畢東北五車天子五兵張衡云天子兵車舍
也西北曰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曰天嶽主
辰星燕趙也次東南星曰天倉主歲星衛魯也中
央星曰司空主鎮星楚也次西南星曰卿主熒惑
魏也五星有變各以其所而占之三柱一日三泉

一曰休一曰旗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主河梁濟渡之處也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圍也天關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亦曰天門日月五星所行之道也主邊塞事主關閉參旗九星在參西五車之間天旗也隋志參旗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伺弓弩之張候變禦難玉井西南九星曰九游天子之旗也主邊軍進退天苑之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所也

按分星燕爲幽州尾箕也趙爲冀州昴畢也明一統志保定府天文尾箕兼昴畢分野蓋府之

北境屬燕南境屬趙深澤在保定府西南隅去常山而近則昴畢分野明矣而保定府志星野於昴畢兼舉胃者考後漢志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爲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又史記天官書曰胃爲天倉正義曰胃三星昴七星畢八星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謂主倉廩五穀之府也占明則天下和平五穀豐稔

又按安平入畢四度深澤與安平接壤當在畢四度存之以備參攷

昴七星十一度下爲日月中道主西方主獄事又
主喪甘氏曰主口舌奏對陸士衡詩云大辰匿耀
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
之精太白入虎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按舊志曰昔賈公彥以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
在之辰爲分野唐一行以山河之首尾與雲漢
之升降相應爲分野又曰識者謂公彥言其流
一行推其源是說也亦調中之論也

昴宿圖

卷舌

●天譏

○月



○天阿



丹元子步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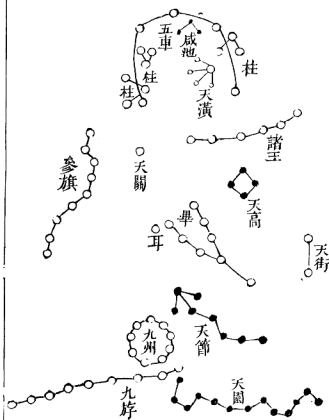
隋時隱者

七星一聚實不少阿西月東各一星阿下五黃天
陰名陰下六烏芻蕘營營南十六天苑形河中六

星名卷舌舌下黑點天讒星礪石舌旁斜四丁

宋天文志躔度云昴七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度
天阿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胃宿十度月一星
去極七十一度半入昴宿五度天陰五星距西
星去極七十五度半入胃宿七度天苑十六星
距東北星去極一百七度半入昴宿七度半芻
藁六星距西行中星去極一百八度入婁宿十
一度卷舌六星去極五十三度入昴宿初度天
讒一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昴宿半度礪石四
星距南第二星去極六十五度入昴宿六度

畢宿圖



丹元子步天歌

恰似瓜叉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
背旁天節畢下八烏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下四
皂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車
有三柱任縱橫車中五個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
星天關一星車腳邊參旗九個參車間旗下直間
九旂連旂下十三烏天園九旂天園參腳邊

宋天文志躔度云畢八星距右股第一星去極七

十五度天街二星距南星去極七十一度入昴

宿十度附耳一星去極七十七度入畢宿三度

天節八星距北星去極八十度半入畢宿三度
諸王六星距西星去極七十度入畢宿三度天
高四星距東星去極七十四度半入畢宿六度
五車五星三柱九星距大星去極四十七度半
入畢宿七度半天潢五星距西北星去極五十
八度入畢宿十一度咸池三星距南星去極五
十一度入畢宿十一度半天關一星去極七十
一度半入觜宿初度參旗九星距南第一星大
星去極八十七度入畢宿六度九旂九星距南
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畢宿十二度天園十

三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入畢宿五度

直隸定州志卷之二

歷紀

建置沿革

定自陶唐氏後幾二千年莫考於經籍曰鮮虞曰中山雖見於春秋戰國而亦不詳所自始蓋書闕有間矣秦漢以來建置已不一晉及五代多僭亂所謂世事如奕棋者非耶都督於唐節度於宋蓋屹然一重鎮也然一代數百年中所建置所統轄亦間有不合於他說參考而互訂曷可已乎作建置沿革志

陶唐屬冀州爲唐侯故國

按綱目前編九州之制肇自顓頊至帝堯而仍沿其舊以禹貢考之定當在冀州之域又按文獻通考定州爲帝堯始封之國曹能始天下名勝志亦云唐城在定州北十里堯封唐侯於此又云唐縣爲古唐侯國堯之始封也明史慶都縣志縣城東有堯母墓丹朱墓唐與慶都密邇唐城至今唐城村東偏尙有古城遺址似亦可據

虞初屬并州後屬冀州

按孔穎達肇十有二州正義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至今始爲十二州又按通鑑前編吳氏註陶唐都冀其後文教四達遂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爲并州周官職方氏并州之域其山鎮恒山其川滹沱温夷恒山温夷俱隸州境并州之屬似當據此又按通鑑帝舜三十四載復九州則是有虞之初富屬并州及復九州仍屬冀州可知矣按明史稿註温夷卽滹水

夏屬冀州

商屬冀州

按禹貢九州與爾雅不同爾雅疏禹別九州有青梁徐而無幽并營是夏制爾雅九州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是殷制二代雖有沿革而冀州之名未嘗更易故夏商皆屬冀州

周屬并州春秋時爲鮮虞國又爲中山國戰國時入於魏後屬趙仍爲中山國

按周禮職方氏并州山川俱在州境則周屬并州無疑考左氏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杜預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司馬貞史記索隱云中山故鮮虞國姬姓均未詳其始封大事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與趙世家同魏世家翟璜對李克曰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索隱又云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中山屬魏俱有明徵司馬溫公通鑑赧王二十年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而中山遂終屬於趙

秦屬鉅鹿郡

按文獻通考定為上谷鉅鹿二郡地及考通鑑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胡三省僅註郡名未詳疆域惟鄭樵通志地理畧鉅鹿郡註云冀州之域今常山趙郡之東北境博陵之西境鉅鹿之北境饒陽之南境按常山即今正定博陵即今博野惟饒陽之名至今未改以今州境考之皆與鄭注相符則屬鉅鹿無疑矣又按博陵郡名始見於後漢桓帝紀延壽三年是秦時尙無博陵之名鄭本宋人殆以後世郡名注前代疆域歟

前漢中山郡後改為中山國又屬冀州仍為中山國

領縣十四 盧奴 北平莽曰善和北新城莽曰朔平唐莽曰

和深澤莽曰翼和苦陘莽曰北陘安國莽曰興睦曲逆莽曰順安望都

莽曰新市 新處 毋極 陸城 安險莽曰甯險後漢

章帝改

名安熹

按文獻通考漢高帝置中山郡通鑑景帝三年六月立皇子勝爲中山王都盧奴前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改郡爲國蓋始此前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注高帝郡景帝三年改爲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劭曰中山故國通鑑元封五年置交阯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中山之屬冀州似無明文惟考春秋元命苞及晉書地理志皆云昴畢散爲冀州定爲昴畢分野則中山國應屬冀州

後漢因前漢舊制仍爲中山國領縣十三 盧奴

北平 毋極 新市 望都 唐 安國 安熹

本安險章 漢昌 本苦陘章 蠡吾 侯國故 上曲陽 故 帝更名 帝更名 帝更名 屬涿 屬

常蒲陰 本曲逆章 廣昌 故屬 山 帝更名 代郡

按通鑑世祖建武十七年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
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又桓帝紀延壽元
年分中山國置博陵郡靈帝紀熹平三年中山王
暢薨無子國除而後漢地志無明文故缺而不書
蜀漢屬魏爲中山國

據文獻通考漢中山國後漢因之晉亦不改遍閱
陳壽三國志魏紀雖郡縣屢經改易而於中山獨
無明文惟中山王恭王袞傳太和六年改封濮陽王
袞爲中山王與明帝紀太和六年改封諸侯王皆
以郡爲國合其爲中山國明矣攷諸史俱有地志
惟三國無之按後漢領縣十三晉領縣八其中沿
革無明徵故不書領縣而王志云新市
仍屬中山曲陽改屬常山未審何據

晉爲中山國統縣八

盧奴

魏昌

前漢曰苦陘後漢曰漢昌魏文

帝改名

新市

安熹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按晉書地理志所書郡縣西晉之盛時也至劉淵
石勒叛亂失復無常廢置無定後爲慕容廆所據

王猛滅燕又歸苻秦及慕容垂叛秦建都於此置
中山尹遂爲後燕此地已非晉有故西晉以後不
書東晉繼
以元魏

元魏爲中山郡置安州後爲定州領縣七 盧奴

上曲陽 魏昌 新市 毋極 安熹 唐

按元和郡縣志後魏道武帝平慕容寶爲中
山郡置安州又改定州以平定天下爲名也

北齊爲定州

按北齊書無地志惟以魏地志及隋地志前後參
考畧見一斑考隋書地志注後齊廢唐及魏昌廢
盧奴入安熹上曲陽去上字而於魏志所屬之新
市毋極不詳廢置是北齊之定州必有領縣而文
獻通考及齊書均
無明徵概從闕焉

北周爲定州領鮮虞郡

按文獻通考後周置總管領鮮虞郡考周書武帝本紀建德六年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並置總管府而胡三省注通鑑治總管府云定治中山考宣政元年分定州常山郡置恒州均未書其領縣姑闕之

隋初爲定州後爲博陵郡又改爲高陽郡領縣十

鮮虞

舊曰盧奴後齊廢盧奴入安熹後周爲鮮虞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大業初又廢安熹入鮮

虞北平

舊置北平郡後齊廢郡又并望都蒲陰縣來入開皇二年又置望都大業初又廢

唐

舊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

恒陽

舊曰上曲陽後齊去上字開皇六年改爲石邑七年

改曰

新樂

舊曰新市開皇十年改爲新樂

隋昌

後魏曰魏昌後齊廢開皇十六

年復仍

母極

義豐

開皇六年置舊安國縣後齊廢焉

深澤

後齊廢開

皇六

安平

後齊置博陵郡開皇初廢十年復

年復

安平

六年置深州大業初年州廢

按隋書文帝紀開皇元年以上柱國神武郡公竇毅爲定州總管是隋初仍爲定州據元和郡縣志大業三年改博陵郡大業九年十月乙酉詔改博陵爲高陽郡

唐初爲定州後爲博陵郡又復爲定州領縣十安

熹 義豐 北平 深澤 毋極 唐昌

卽陘邑

新樂 恒陽 唐 望都

按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平竇建德移置定州置總管府領定恒井滿廉五州至三十六年升爲大總管府管定洺相慈黎冀深蠡滄瀛魏貝景博趙宗觀廉井邢樂德衛滿幽易燕檀平營三十二州三十七年改爲都督定恒滿井趙廉樂蠡等八州貞觀元年以廢廉州之鼓城來屬五年廢都督府十七年以廢深州之安平來屬先天二年復以安平屬深州天寶元年改爲博陵郡乾元元年復爲定州屬河北道建平四年置義武節度使大曆三年仍以鼓城隸鼓州曲陽隸涇州九年廢涇州

定州元
卷之二
五

曲陽復來屬貞元十三年復爲大都督府十四年
又廢依舊爲上州仍領縣十按新唐書有涇邑而
無唐昌注云本隋昌武德四年日唐昌天寶元年
更名涇邑舊書所載從其始也而涇邑之名終唐
未改故歐公據以爲書又文獻通考云領縣十一
較新舊唐書增一鼓城按鼓城之屬定州自貞觀
以迄大厯一百四十二年廢置無常而唐
代之始末皆不屬定故新舊唐書皆不書

五代因唐舊制爲定州

按五代史職方考周割博野縣屬定州彭芸相注
云太平寰宇記博野縣周顯德二年割屬定州新
舊五代史均未
書其領縣故闕

宋爲博陵郡後改爲定武軍又爲定州路升爲府復

改爲中山郡領縣七 砦一 軍一 安熹 無

極 曲陽 唐 望都 新樂 北平 軍城砦

隸曲

陽縣

北平軍

慶歷二年以北平砦建軍四年復隸州卽北平縣治置軍使隸州

按宋史地理志中山府博陵郡建隆元年以易州北平來屬大平興國初改定武軍節度慶歷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甯八州軍政和三年升爲府改賜郡名曰中山據五代史博野縣割屬定州宋史載宋雍熙間以定州博野置甯邊郡景德初以蒲陰置祁州以祁州來屬而宋志領縣不載祁州故謹按地志書領縣七

金爲中山府後改爲定州博陵郡後復爲府領縣七

鎮二

安熹

新樂

無極

永平

貞祐二年四月升爲完州

慶都

曲陽

唐

龍泉鎮

軍城鎮

按金史地理志中山府宋府也天會七年始降爲定州博陵軍定武軍節度使後復爲府

元初爲中山府後爲散府領縣三 安喜 新樂

無極

按元史地理志因金舊制爲中山府領祁完二州太宗十一年割二州隸順天府後爲散府隸真定領三縣而舊志益以祁永平唐望都曲陽爲八縣今以元史地志考之唐望都曲陽三縣均屬保定路祁爲保定屬州亦領三縣其永平縣自至元二年已升爲完州亦屬保定路舊志所書殊與元史不合未
知何據

明復爲定州領縣二 新樂 曲陽

按畿輔通志洪武元年改中山府爲定州以州治安喜省入正定府隸河南分省二年隸山東行省尋隸北平行省九年隸北平布政司二十九年隸燕南道永樂初直隸京師據明史稿洪武初定州領新樂曲陽行唐三縣而明史直書領二縣並無行唐以行唐本屬保定路洪武二年改屬定州至正統十三年十月仍改屬真定府故書領縣二

本朝爲直隸定州領縣二 曲陽 深澤

按舊志初屬正定府雍正二年升定州爲直隸州
轄曲陽新樂二縣十二年改新樂仍歸正定以保
定府之深
澤來屬

曲陽縣建置沿革

陶唐屬冀州爲唐侯采邑

攷禹貢九州縣當在冀州界內曲陽志云帝堯初封於唐今定州北唐城村曲陽其采地也

虞初屬并州後屬冀州

夏屬冀州

商屬冀州

俱詳

州志

周屬并州

曲陽志云周官職方氏正西曰并州其山鎮恒山恒山在縣境內則縣屬并州無疑惟云春秋時屬鮮虞國鮮虞滅改爲中山國屬中山魏伐中山屬魏趙滅中山屬趙諸史皆無明文雖趙世家有合

軍曲陽一語而曲陽未必卽屬中山故不書

秦屬鉅鹿郡後屬趙

始皇二十六年分屬鉅鹿郡二世元年武臣立爲趙王遂屬趙

漢屬常山郡

前漢書地理志常山郡領縣十八上曲陽其一而縣志云改爲中山國誤矣

後漢屬中山國

蜀漢屬魏

無攷

三國皆無地志舊志云改屬常山國未知何據

晉屬常山郡

晉書地理志常山郡領縣八上曲陽其一也

元魏屬中山郡

詳州志

北齊

無攷

縣志云北齊廢中山盧奴縣入安熹置鮮虞郡仍設曲陽縣屬鮮虞郡北齊本無地志考隋書地理志鮮虞注云舊曰盧奴後齊廢盧奴入安熹後周爲鮮虞郡並未詳鮮虞屬縣有曲陽曲陽注亦云舊曰上曲陽後齊去上字亦未詳曲陽何屬舊志所云未知何據

後周

詳北齊

隋改名石邑尋改名恒陽屬定州後改定州爲博陵

郡屬博陵後改博陵爲高陽郡屬高陽

詳州志

唐復名曲陽屬定州

唐書地理志初名恒陽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餘詳州志

五代

無考

按後唐明宗天成三年王晏球討王都於定州契丹入援晏球退保曲陽復與王都戰於曲陽城南據此則曲陽似屬定州然史無明文故不書

宋屬定武軍後陞定武軍爲中山府屬中山府

詳州志

金屬定州博陵郡

詳州志

元初爲恒州領縣五後復爲縣屬中山府尋屬保定

路

元史地理志元初改曲陽爲恒州立元帥府割阜平靈壽行唐慶都唐縣以隸之遼移鎮歸德還隸中山府復爲曲陽縣後隸保定路

明屬定州

詳州志

國朝屬定州

詳州志

深澤縣建置沿革

陶唐屬冀州

虞初屬并州後屬冀州

夏屬冀州

商屬冀州

周屬并州戰國時屬趙

周官職方氏并州其山鎮恒山其川滹沱王植深澤考云漢書趙國北有信都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縣在恒山東滹沱北西近真定東近鄭州殆并州之地當趙之域乎

秦屬鉅鹿郡

漢屬涿郡

前漢書地理志涿郡領縣二十九南深澤其一王
植深澤考云漢有兩深澤屬冀州者爲中山國之
深澤卽趙將夕所封也屬幽州
者爲涿郡之南深澤卽今縣也

後漢屬安平國

後漢書地理志安平國
領十三城南深澤其一

魏
考無

晉屬博陵國

晉書地理志博陵國
統縣四南深澤其一

元魏屬博陵郡

魏書地形志博陵郡領四縣深澤其一王植
深澤考云其省南字直曰深澤魏賁始之

北齊廢

隋書地理志深澤注云後齊廢按王植深澤考云南齊嘗廢爲鄉鎮與隋書地志合惟曰南齊誤矣

後周廢

隋書地理志深澤注云後齊廢
開皇六年復是周時尙未復也

隋初屬定州後改定州爲博陵郡屬博陵又改博陵
爲高陽郡屬高陽

詳州
志

唐初屬定州後改置祁州屬祁州

屬定州詳州志唐末昭宗景福二年王處存表
以深澤無極置祁州見資治通鑑胡三省註

五代因之

王植深澤考云唐
以後皆屬祁州

定州志 卷之二
宋屬祁州後廢爲鎮尋復爲縣

宋史地理志祁州領縣三深澤其一熙甯六年省深澤縣入鼓城元祐元年復

金屬祁州

金史地理志祁州領三縣深澤其一

元初屬祁州後廢尋復爲縣又屬祁州

元史地理志祁州隸保定領三縣深澤其一至元二年并入東鹿縣三年復爲縣屬祁州

明屬祁州

明史地理志祁州隸保定府領二縣深澤其一

國朝初屬保定府後屬定州

舊志初屬保定府雍正十二年改屬定州

京都琉璃廠內聚魁齋劉文華刊刻